

2025年12月19日 星期五 责编 叶红 版式 罗梅



山色春光处处迷，
新莺唤我过桥西。
柳经霜后绿初染，
草带烧痕青未齐。
烟簇红楼堪系马，
日斜白屋欲啼鸡。
谁家鼓吹争迎客，
环堵摩肩拥众跻。
——李调元《红牌楼》

红牌楼，这座曾屹立于成都城南的古地标，其建筑本体虽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，却因清代才子李调元的一首诗，在不经意间定格了蜀地春日的胜景与温情。有别于对名山大川的磅礴咏叹，李调元笔下的《红牌楼》，将春光、鸟鸣、街巷、人潮交织成一幅鲜活的画卷，依托这一地名意象徐徐铺展。

“山色春光处处迷，新莺唤我过桥西。”开篇春意扑面而来，不事雕琢却鲜活传神。古红牌楼地处成都城南要冲，春日远山含黛、陌上花开，酿出“处处迷”的朦胧意境——这并非刻意营造，而是自然春色与人间烟火交融的沉浸之美。“唤”字堪称神来之笔，让鸟鸣与诗情巧妙相契。诗人由此步入美景，脚步轻快、耳闻莺啼、目遇绚烂，恰似一场市井漫游。

随后笔墨渐落于细腻处，“柳经霜后绿初染，草带烧痕青未齐”，勾勒出川西早春独有的质感：柳枝初萌新绿，野草青意未匀。这份“初染”与“未齐”，正是成都春日温润气质的注脚。

视角继而转向人间烟火，“烟簇红楼堪系马，日斜白屋欲啼鸡”。牌楼旁炊烟袅袅可系马，夕阳下屋舍鸡啼添恬静。末句“谁家鼓吹争迎客，环堵摩肩拥众跻”，则写尽街市喧腾——鼓乐迎客，人潮摩肩，令静谧春景与市井生机相映成趣。

循着“景一人一声”的脉络，诗人笔下的红牌楼之春，既蕴自然之美，亦含人间温情。

消失的『红牌楼』，被一首诗留住了一

2 传递诗人澄明豁达的人生态度



“红牌楼”成了成都的一处文化符号。图据成都方志



如今的红牌楼立交桥。图据《成都市武侯区志》



改建前的川藏路红牌楼路口。图据《成都市武侯区志》

这首《红牌楼》，是李调元在流放遇赦后归乡不久，前往成都访友的途中创作的。这一时期的他，已不再执着于官场功名，转而潜心治学、漫游故土，在蜀地的山水与街巷中寻觅心灵的安顿之所。远离宦海沉浮，充满对春光的沉醉和对市井生活的眷恋，这种心情，在诗中清晰可感。

因此句中的“迷”，不单是指春色迷人，更是他心境的写照——沉醉中的释然。眼前“新莺唤我”的闲适、“柳绿草青”的清新、“摩肩接踵”的喧闹，皆成为对心灵的抚慰——身临春日的红牌楼，让他觉得自己不再是失意的官员，而只是一个赏春、爱春的普通蜀人。

而“谁家鼓吹争迎客”的热闹，更让他感受到人间的暖意与生机——这份真实的烟火气，让他在春日的喧嚷中，觅得了内心的平和与笃定。全诗无一语直抒胸臆，却在景与事的描摹间，悄然传递出一种“历尽风波后，安然守平凡”的通透。诗人将自己的释然融入红牌楼的春光与市井，在景的灵动与情的温暖之外，更映照出其澄明豁达的人生态度。



李调元像 本报资料图

3

『红牌楼』衍生为成都人的乡愁

时光流转，李调元笔下的古红牌楼早已在城市变迁中消失，但它承载的春日记忆与文化意蕴却从未消散。十多年前，随着成都二环高架路的建设，一座设计鲜明的红色大牌坊拔地而起，以现代语汇再现了红牌楼的核心意象。它既是对历史的致敬，也迅速成为新的城市地标。“红牌楼”自此升华为成都人寄托情感、辨识乡愁的一处文化符号。

今天的红牌楼片区，依然延续着诗中“摩肩拥众跻”的热闹，也传承着“山色春光处处迷”的基因。每到春日，虽已不见“草带烧痕青未齐”之景，但“柳经霜后绿初染”却年年如故。作为一处人声鼎沸的繁华商圈，商店促销声、餐馆揽客声、摊贩叫卖声与游人欢笑声交织在一起，何尝不是“谁家鼓吹争迎客”的生动延续？

如今，诗中的“新莺”“柳绿”“红楼”“人潮”，依然能在红牌楼找到对应的景象——这正是诗词的魅力和文化传承的力量。它让200多年前的成都与当下的生活遥相共鸣，也让关于红牌楼的记忆，永远鲜活。

据“天府新视界”
微信公众号